

郁達夫的愛國詩

吳文蔚

留學日本反對日本

在五十年代的作家中，郁達夫可以說得上是一位愛國詩人，他是留學日本的，照理講，他應該是一個主張和日本親善的人，但事實恰恰相反，他是一個極端的反日者，當他在日本留學時代，胸膛裏就蘊藏着一把反日的怒火，這可從他的小說沉淪中看出來，沉淪是他在日本當學生的時候寫成的，在沉淪中，就有這樣一段：

「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，同我們輕視猶狗一樣。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『支那人』，這『支那人』三字，在日本，比我們罵人的『賤賤』還更難聽。」他接着寫道：

「中國呀中國，你怎麼不强大起來？」

郁達夫在日本畢業回國之後，他寫了很多的小說，他的小說體裁，多半是以男女青年的痛苦遭遇，以博引人們的同情，這其中自不免含有消極的成分，因此人們說他是一個頹廢作家，但無論如何，他的反日的思想是不變的，愛國的情緒，却是隨着時間而越發加深。

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，抗日的序幕揭開了，他的愛國思想頓時完全表現在行動上，他在寫作方面，這時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撇開了以

往的消極失望，而一下現得如獅如虎，積極樂觀，對抗戰前途抱着無限光明新希望，他認為這下可是中國人挺胸抬頭的時候了，他滿腔的熱血

在咆哮，他的筆在怒吼，他放下安適的豐裕生活，去到前線勞軍，冒着敵人的炮火，與前線戰士同甘苦，他擔任了漢口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

的理事，暮春三月，曾到達徐州前線，冒着鋒火飛機大炮，走遍江蘇山東河南一帶，在徐州外圍

，正遇到台兒莊大捷，他樂不可支，連敷詩以紀實況：

「過徐州」一詩：

「他勞軍之行，北過徐州時，睹景生情，遂成

在勞軍途中，忽然得到他的家庭發生變故的消息，郁達夫此時，國恨家仇，悲感交集，爲了

，將兒女私情，暫且擱置一邊，因成七絕二首：

「黃河偷渡天將晚，又見清流莽濁流。」

在勞軍途中，忽然得到他的家庭發生變故的

，將兒女私情，暫且擱置一邊，因成七絕二首：

「秋雨秋風滿地愁，戒嚴聲裏過徐州。」

在勞軍途中，忽然得到他的家庭發生變故的

，將兒女私情，暫且擱置一邊，因成七絕二首：

「長江前線戰士的寒衣極爲缺乏，有感於懷，寫了

，將兒女私情，暫且擱置一邊，因成七絕二首：

「洞庭木落雁南飛，血戰初酣馬征肥；銳的磯谷板原師團粉碎，這樣大的一個會戰場面，郁達夫不畏堅危，深入前線，鼓勵將士，殺倭

，將兒女私情，暫且擱置一邊，因成七絕二首：

「江上征人三百萬，秋來誰與寄寒衣；誰繼南塘征戰迹，二重橋上看降旗。」

進出前線戰地之歌

下面的詩篇：

民國二十七年台兒莊大捷，是我國抗戰初期一次偉大的勝利殲滅戰，這一役幾乎把日本最精銳的磯谷板原師團粉碎，這樣大的一個會戰場面，郁達夫不畏堅危，深入前線，鼓勵將士，殺倭

先是在三月廿九日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，他在漢口曾賦詩誌感。

年年風雨黃花節，熱淚齊傾烈士墳；

今日不彈閒涕淚，揮戈先草冊倭文。

他北上徐州勞軍，是在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之後出發，郁達夫愛國情殷，會後即親上前，鼓舞將士殺敵報國。

遠赴南洋激勵僑心

三戰區勞軍之後，他便離開國門到了星洲，這是二十七年年底的事。二十八年元旦，汪精衛逃離重慶前往河內發表艷電，叛國降敵。此時郁達夫正在赴檳榔嶼途中，他憤慨不置，遂成一詩：

飛車高臥過垂虹，草驛燈昏似夢中；
許國敢辭千里役，忍寒還耐五更風。

神州舊恨遺徐福，南閥新謠怨蒯通；
捲土重來應有日，俊豪子弟滿江東。

汪精衛當年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的壯語，如今却遠不如一位所謂「頽廢作家」之慷慨激昂，郁達夫會成為抗日英豪，而汪精衛却變成了與日人妥協的軟漢了。世間事真是難以預料的啊！

陳孝威在香港辦天文台報，素有軍事評論權威之譽。郁達夫在星洲閱及陳孝威致羅斯福總統書，曾賦詩致意：

太學上書關國運，廣陵草檄懾權臣；
儒生未必全無用，紙上談兵筆有神！

民國三十年，日本軍閥的血爪又伸入了星洲

，星洲各界成立抗日大同盟，郁達夫被推為主席，旋又成立抗日動員委員會，郁達夫任文藝組主任，參加了抗日的神聖工作，他真是一個積極的抗日份子，不論在祖國，在海外華僑社會，都以華夏民族文化至上，英勇地負起抗日殺敵的任務，始終在第一線上與敵人奮鬥！

三十一年星洲危急，他突出重圍逃往蘇門答臘。他在海上孤舟中，流亡孤苦，無限哀傷，信口長吟，以鳴腹憂，其詩云：

傷亂倦行役，西來又一關，偶傳如夢令，低唱念家山。
海闊迴潮緩，風微夕照殷，願隨南雁侶，從此賦刀環。

敵騎南進烽火逃亡

這時候，日寇瘋狂地在南洋大展凶焰，其鐵蹄所到之處，無不連天烽火，一下子便吞了幾十個島嶼，令流亡的人士，真是逃不勝逃，郁達夫在逃亡途中，流離失所，滿懷淒苦，其哀傷之情，凡在抗戰時，別鄉離井，逃過亡的人，當會身有同感，郁達夫就在這樣的情況中，撰成了亂離雜詩。

又見名城作戰場，勢危粟卵潰南疆。
空梁王謝迷飛燕，海市樓台咒夕陽。

縱欲窮荒求玉杵，可能苦渴得窮漿。
石壕村與長生殿，一例敘分慈恨長！

在抗戰期間，流離逃亡之苦，謠諺紛紜之憂，是人們經歷中的一種普遍的憂患。郁達夫在南洋逃亡，記之以詩，令人讀來，彷彿是又親身經歷了一次危險的遭遇，戰爭的威脅，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的景象，使人對法西斯日本軍閥的殘暴，無限痛恨。可是在逃亡途中，雖然萬分淒苦，但郁達夫總懷着無限光明的希望，希望祖國的軍隊能够打勝仗，能够阻止敵人不再前進，能够守住名城，自己能够重返家園。

望斷天涯尺素書，吧城消息近何如；
終期舸載夷光去，鬱影煙波共一虛。
流亡途中，雖然萬感交集，無限淒苦，但反抗敵人，決不屈服，讀他的名句：「終日臨流懷祖逖，中宵舞劍學專諸」令人肅然起敬！

夜雨江村草木欣，端居無事又思君；
似聞島上烽煙急，祇恐城門玉石焚。
誓記釵環當日語，香餘繡被隔年薰；
蓬山咫尺南溟路，哀樂都因一水分。
流亡途上，稍一安定，便會思憶故舊親情，這是人之常情。

謠諺紛紜語迭新，南荒未叙事疑真；
從知邦上終兒戲，坐使咸陽失要津。

月正圓時傷破鏡，雨淋鈴夜憶歸秦；
兼旬別似三秋隔，頻擲金錢卜遠人。

漂泊南荒天涯羈客

「謠諺紛紜語迭新，南荒未叙事疑真」，抗戰八年中，這種情形，屢見不鮮，國內如此，南洋尤如此，即歐陸戰場，亦不例外，當日軍進攻

南洋時，一片扇形攻勢，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亞，一掃而過，一城之得失，往往在傳說紛紜之間；當德國攻陷巴黎之際，英倫三島，惶恐不可終日，其紛紜之情，亦是一日數驚語迭新。

却喜長空播玉音，靈犀一點此傳心；

鳳凰浪跡成凡鳥，精衛臨淵是怨禽。

滿地月明思故國，窮途袋敝感黃金；

茫茫大難愁來日，賸把微情付苦吟。

戰亂逃亡途中，常有「今夜棲在屋簷下，不知

明日漂何處」之感，真是茫茫大難愁來日，漂

泊何處是爾家，郁達夫描寫亂離逃亡之苦，確能

賺人很多的眼淚呀！

一紙家書抵萬金，少陵此語感人深；

天邊鴻雁池中鯉，切莫臨風惜爾音。

朔風凜冽夜沉沉，獸炭書燈識此心；

君去吳頭儂楚尾，知君千里抱孤衾。

杜甫有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之句。

郁達夫此詩寫戰亂中的感觸，刻畫入微，感人肺

腑。

猶記高樓訣別詞，叮嚀別後少相思；

酒能損肺休多飲，事決臨機莫遲延。

漫學東方耽戲謔，好呼南人是男兒；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愁絕蕭郎鬢漸絲。

此詩外柔內剛，表現出一種非常的氣概，「人到危難宜放胆，事決臨機莫遲延」！遭遇非常變局，要有臨機決事的胆識。

多謝陳蕃掃榻迎，欲留無計又西征；

偶攀紅豆來南國，為訪雲英上玉京。

細雨蒲帆遊子淚，春風楊柳故園情；
河山兩戒重光日，約取金門海上盟。
雖然身在顛沛流離之中，切盼打倒強敵，痛
飲黃龍。

飄零琴劍下巴東，未必蓬山有路通；

亂世桃園非樂土，炎荒草澤非英雄。

牽強兒女風前燭，草檄書生夢裏功；

使欲揚帆從此去，長天渺渺一征鴻。

郁達夫在南洋，在海上逃亡，渺渺一征鴻，

道盡了無目的的逃亡之苦。

千里馳驅身覺疲，苦無靈藥慰相思；

歸來海角求風日，却似隆中抱膝時。

一死何難仇未復，百身可贖我奚辭；

會當立馬扶桑頂，掃雪葬庭再誓師。

英雄豪氣，一瀉千里。

草木風聲勢未安，孤舟惶恐再經灘；

地名未旦埋蹤易，楫指中流轉道難。

天意似將頒大任，微軀何厭忍飢寒；

長歌正氣重來讀，我比前賢路已寬。

名士氣息英雄肝膽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為限。

郁達夫雖是新學派的小說作家，但民族意識很強烈，在他的作品中，雖有浪漫氣息，不無消極失意之處，但在字裏行間，從無傷害國家民族

的詞句，而反帝反侵略的情緒，隨處可見，愛國家民族的佳構，躍然紙上，如遊史公（司法）祠感懷：

三百年來土一丘，史公遺愛滿揚州；

二分明月千行淚，併作梅花嶺下秋。

再贈史君一詩云：

未免三分名士氣，半生清苦理應該。

明州人物無多子，亂世文章出異才。

郁達夫崇敬歷史偉人，淵源於他熱愛國家熱

愛中華文化。過岳墳有感詩云：

北地小兒耽逸樂，南朝天子愛風流；

郁達夫撰寫此詩，正當「九一八」事變之日

權臣自欲成和議，金虜何嘗要汴州。

屠狗猶拚弦下命，將軍偏惜鏡中頭；

餽他關外童男女，立馬吳山志未酬！

郁達夫撰寫此詩，正當「九一八」事變之日

一面吊惜岳飛忠勇遇害，一面又哀傷祖國山河

淪亡，身在吳山，寫下「立馬吳山志未酬」之句

，蒼涼悲壯，令人不忍卒讀。